

無緣學祭祀 誰教我是女兒身

2014-03-28 陳怡

8+1



勉力背著厚厚一疊會計學的专业書籍，嬌小的邱郁淇在證照補習班的課程終於告一段落。目前就讀於文化大學會計系四年級的她，正為了考取會計師執照而努力，每個周末別人放假休息的時間，她還是去補習班報到，期許自己能夠早日取得會計師資格。「人家不是都說，客家人很會算嗎？」邱郁淇促狹的笑起來：「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應該會考上吧。」

屏東河南堂邱家第二十四世孫的邱郁淇，老家位於郊區屏東內埔，她的祖父母至今依然居住在該地的邱家村。邱郁淇形容，那是一個距離市區相當遙遠的古樸單姓村落，生活環境非常簡陋，樸素到連熱水器都沒有，每次返鄉過年，就好像瞬間與世隔絕：「一整年作息最規律的那幾天，就在屏東鄉下。」描述著現在以種植果樹維生的屏東老家家人，邱郁淇一面回想在屏東渡過的悠悠時光，一面如此回答：「說真的，雖然鄉村生活有他的好處，但那樣的生活我真的很不習慣。」

不會說好像鴨子聽雷

不同於小學時期曾短暫在屏東念過書的哥哥，邱郁淇在台北出生、在台北長大，從未經驗過客家村那種全套「客家式」的成長環境，再加上平時父親在台北家中不講客語，邱郁淇對客語可說是一竅不通。想起兒時連國語都還不太輪轉，每次回到以客家話為第一母語的屏東鄉下，大家都快速的用客語交談，邱郁淇無奈地表示自己跟鴨子聽雷差不多：「看到那些在屏東長大的堂兄弟姊妹們，可以直接用客語跟阿公、阿婆對話，我其實很羨慕。」

雖然經過多年的薰陶，邱郁淇覺得自己可以大概抓到一點生活常用字彙了，但是認定她不會說客語的祖父母，依然總是用口音濃厚的國語、或不太流利的閩南語與她交談，造成她常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。尤其過年吃團圓飯的時候，邱家還恪守男女分桌用餐的傳統，身為女性的她只能坐在外面小桌吃飯、無法參與主桌熱鬧的客語對話，讓邱郁淇感覺更形疏離，為此她也嘗試過看電視學客語，但自嘲沒有語言天分，至今還是只能當一個「不會說客語的客家人」。

事實上，不會說客家話這一點對以自己的客家血統為傲的邱郁淇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障礙，不但讓她難以融入客家村的生活，也讓她對外自稱是客家人的時候，面臨許多對她身分認同的質疑：「很多人都會覺得，不會講客家話就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是客家人後代，理所當然是個客家人啊！」邱郁淇以有些委屈的音調表示：「現在已經有很多客家人，因為上一代就開始向外發展，離開講客家話的環境，就自然不會講客家話了，狀況比我還糟糕的都有。」

邱郁淇以目前交往中的男友為例，她表示雖然男友雙親都是客家人，但是他從不曾主動表明自己的客家身分，家中也完全不講客家話。「從他的爸媽就不講客語了，所以他跟客家之間的聯繫非常薄弱，像過年祭祖那些傳統，他都不太了解，而且也不太在乎。」本身對於客家傳統文化有點興趣的邱郁淇難過地表示，雖然她認為政府高呼的客家意識，多半是適逢選舉時期才有的炒作，但是她認為，有客家意識的客家人，無論會不會講客家話，都應該被認同。



仿效祖母踏實的持家理財之道，邱郁淇隨身攜帶記載每日行程和花費清單的小筆記本。(攝影/陳怡)

個性和祖母一模一樣



「像我回屏東老家，都會跟著去拜伯公、拜祖先，每年也都會回屏東掃墓。」所謂「伯公」就是客家人對土地公的稱呼，邱郁淇說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，但是直覺就認為自己有學習的義務。雖然曾出國留學的哥哥持相反意見，認為屏東老家固守的客家傳統已經不合時宜了，但邱郁淇還是捍衛傳統文化存在的價值。她談到屏東故鄉的邱家祠堂就像是她的客家教室，不管是建築物本身，還有在裡面舉行的大大小小祭拜儀式，都不只一次與她在報章雜誌上讀到的客家習俗報導相互印證，發現時至今日家裡依然延續著這些習俗，更讓她十分感動，尤其她最敬重的祖父母二老都很看重傳統，被邱郁淇形容像牛一樣勤勞踏實的祖母，更是邱郁淇心中客家女人的典範。

「阿婆以前過得很苦，但是她是那種從不抱怨的人。」邱郁淇說祖母刻苦耐勞的生活態度讓她非常佩服，從父親那裏聽來祖母持家的道理，也讓她崇拜祖母更甚：「聽說阿婆以前管教我爸爸他們，可是兇悍得很呢！」那麼自己有沒有客家女人的風範呢？邱郁淇仔細的思考一番，表示她不敢說自己做事勤快，但是遇到困難和阻礙時不會輕易被擊倒，以及有苦往心中吞的性格，可說跟祖母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！

談到祖母持家治財有方，邱郁淇則表示自己過往不常管理零用錢、也不會記帳，所以常常會發生不知道錢花到哪裡去的狀況。雖然早期曾聽人家說客家人很有理財概念、很小氣，她都覺得自己一點也沾不上邊，「我想說客家人這麼多，總是有一些比較揮霍的吧。」然而或許是因為大學選讀了會計，讓邱郁淇理財的潛能被激發了，隨手拿起手邊的小記事本，上面的帳目都寫得有條不紊，即將從大學畢業的她，也開始和母親討論如何規劃未來出路及大學時期打工賺來的薪水，這對過往總是實得實花的她來說是不小的轉變，「不過我還是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節儉的客家美德，我好像只是比較會算計而已！我太奸詐了，其實客家人是很憨厚的喔！」邱郁淇說。

客家特質無法成標準

一面調侃著還不夠勤儉的自己，邱郁淇語帶可惜地表示，其實她只具有一部份的客家性格，加上不會講客語的致命傷，光憑外在根本看不出來她擁有客家血統，她甚至懷疑自己最明顯的外顯客家特徵，是天生的蠶豆貧血症，「這種病的患者，客家人佔的比例真的蠻高！」但可惜的是蠶豆症當然不能做為絕對的血統保證，又由於目前台灣社會對於族群的區分，一般來說還是以使用的語言下定論：「至於客家特質，我覺得這世界上的人格特質太多種了，所以根本無法做為標準。」她有點沉重地感嘆。比起選舉時為了爭取客家票源而打出的口號，她認為政府如果支持客家意識抬頭，就應該從維護傳統客家生活面貌做起，像她自己童年時期錯失一個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，現在要學就很困難了，很多傳統習俗如果能從小就讓下一代客家人耳濡目染，相信也就能夠得到最好的保存。

「現在我阿公不肯教我爸爸祭祀的規矩，是因為阿公認為我爸反正都在台北，用不上。更別提教我哥了，因為他一點興趣都沒有。」遺憾的是，因為在客家家庭中，女性子嗣是無法繼承祭祀主地位的，女性成家出嫁後也不會留在家裡，所以邱郁淇固然對學習客家習俗有滿腔熱血，唯獨祭祀這一點她是連學習的機會都沒有，再說：「我連客家話都不會講，要阿公、阿婆怎麼教我呢？」

不懂客語的客家人，或許在一般人的觀念裡算不上是正統客家人，但這種現象有時是年輕一代客家人處在大環境中的不得已，反映的並不一定是對客家文化的冷漠，亦不一定是將個體排除在整個客家群體的依據，誰規定不會客語就不夠熱愛客家？邱郁淇就覺得，「即使聽不懂，但是聽到客語還是會產生一種親切感啊！」邱郁淇對客家傳統文化的傾心表現了一種全新的客家意識，跟血緣的純粹、性格的表徵和客語能力這些客觀因素相比，或許對客家的歸屬感這種發自內心的認同，才是客家人最應該具有的特質。

▲TOP